

奥林匹克运动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奥林匹克精神实质与宗教有着相似相同之处。奥林匹克运动先驱者顾拜旦就认为,“奥林匹克主义是建立在某种哲学和宗教理论上的学说”、“青年们崇拜的对象”。美国学者卢卡斯(J.Lucas)也认为,宗教、和平、美丽是奥林匹克主义的三要素。

宗教一般在语源上都是同神以及对神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从古到今,宗教与人类的现实生活密不可分。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古老而年轻的体育盛会也不例外。首先,奥林匹克运动与希腊

神话渊源甚深。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多以裸体形式进行,这反映出古代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希腊人崇拜美,以美而著称,美在希腊的神话中无处不在。正是由于对至善至美形体的崇拜,古希腊的奥

林匹克竞技会以裸体为荣,认为它是自然的一种形态,在展现自身魅力的时候,要尽可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表现出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热爱。这也是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很重要的特征。

希腊人崇拜的神灵很多,是多神教。宙斯是奥林匹斯山的主神,欧化多也是非常著名的神,太阳神阿波罗、智慧之神雅典娜、美神阿佛罗狄忒等都是希腊人崇拜的对象。这些神和人具有相似的性情或者外表的特征,即神人同人同性。就同形而言,希腊的神与理想中的人长得一样:漂亮、健壮、魁梧,是典型的男人和女人。古奥运会起源传说与神有关。在古希腊诸

多的奥运会中,奥林匹亚的竞技活动是奉献给万神之尊宙斯的,因此成为古希腊影响最大的第一盛会。在这种带有祭祀性质的竞技活动一度中断后的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伊利斯城邦遇到了灾祸,按照古希腊人的宗教传统,在遇到天灾人祸时,人们都要到供奉神的神殿去听取神的旨意。其实是听掌管神殿的祭司们借神的名义表达的意思。这一次,阿波罗的神谕是:人们忽视奥林匹亚祭典,已引起宙斯神的愤怒,只有恢复奥林匹亚祭典,宙斯才会给你们和平。公元前776年,伊利斯、斯巴达两个城邦

的国王达成协议,决定恢复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宗教庆典,每4年一次。真正意思上的古代奥运会也由此开始。

古希腊每逢奥运会派出使者,手持权杖前往各城邦,宣告奥运会即将举行,现代奥运会则转化为传

递圣火。传递圣火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仪式,并且是从希腊开始点燃并传递。按照希腊的传说,希腊的神话,圣火最早就是由古希腊的一位神——普罗米修斯传递到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在希腊语里是先知者的意思,先知先觉。当时人间缺乏火,而当时的众神之王宙斯把火种紧紧地看住,不把它交给人间,那么普罗米修斯就为人间做了一件好事,就把天上的圣火盗给了人间。因此,后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保持火种,也就是为了纪念普罗米修斯。

奥林匹克运动与宗教有着深远的渊源,例如,古代奥林匹克运动衰亡、近代奥林匹克运



动诞生都与基督教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也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早期罗马统治者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在不与罗马的法律发生冲突的条件下允许各个被征服民族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统治希腊后,奥林匹克运动依然延续着。公元2世纪后,基督教统治了包括希腊在内的整个欧洲,倡导禁欲主义,主张灵肉分开,反对体育运动,使欧洲处于一个黑暗时代,奥运会也随之衰落,直至名存实亡。公元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认为古奥运会有违基督教教旨,是异教徒活动,翌年宣布废止古奥运会。

基督教把人的眼光引向天国。基督教徒把世俗的世界视为精神朝圣旅程中的一个短暂的客栈,是一个涤罪所,他们忏悔、祈祷、行善是为得到上帝的宽恕,使其灵魂得救进入天国才是他们真正追求。在灵魂被基督教义套牢的中世纪,人的欲望、激情、开放、创造的本能被禁欲、内敛、保守、平淡所替代。基督徒视身体为灵魂的监狱,而使体格健壮、四肢发达、争强好胜、热情奔放的体育沦落为基督教的大敌,把古希腊竞技体育对肉体与力量的崇拜视为异端,从此体育的发展被窒息了,形成了从思想精神到社会制度到社会公民对体育全盘否定,中世纪基督教全面扼杀了体育。仅有的基督教上帝的二元性(神性、人性)、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与道成肉身的特征及基督教有关罪恶、恩宠和信仰的教义的反人文倾向,构成了对人类自然本质和理性探究的最大障碍。带着罪恶出生的信徒们为了在痛苦的世间赎罪,为了升入上帝安排的美好的天堂之国,注定虔诚地信奉上帝,淡漠世俗,不再张扬、不去抗争、逆来顺受。压抑自己的需求(物质的、精神的、生理的),所以倡导欢乐、提倡竞争、发展个性的竞技体育,对教会及信徒来说是大逆不道,要从精神上、思想上加以封杀。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君临大地、统领一切、

绝对权威。基督教创造的万能的上帝拉开了与世俗社会的距离,造成了绝对的不平等。在一个绝对不公平的大一统的社会,竞技体育是不会被容忍和接受的。基督教义是中世纪最权威的律文,其它任何法规制度的形成必须以《圣经》为准则。奥林匹克竞技体育的规章制度显然与之背道而驰。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导致了古代奥运会及竞技体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使古代奥运会所孕育折射的精神在皇权及教权的压迫下偃旗息鼓。

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与基督教也有一定的关系。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结束给古希腊人的心灵带来了难以形容的震动,他们一直认为这个运动会会持续到永远。在奥林匹亚的废墟深埋在地下1500年之后,古希腊奥运会的遗址不断被发掘出来,这引起了现代人极大的兴趣,也萌生了复兴古奥运会的想法。被誉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的法国人顾拜旦,一位基督徒,在“法国体育联合会”成立3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复兴奥林匹克》的演说,正式提出了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倡议。成立了一个以顾拜旦为首的由英国、美国和法国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筹委会”,进行一些具体的准备工作。经过顾拜旦多方筹措及其同代人的共同努力,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希腊首都雅典胜利举行。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顾拜旦所倡导的奥林匹克主义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追求人类的真善美,“要让世界人民彼此相爱”。同时,顾拜旦还倡导宗教精神,他当初创立现代奥运会时,曾在其章程中写明奥运会是“宗教的”一项。他的出发动机不难理解,那就是作为一个其所置身于其中的文化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西方人,作为一个同样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基督徒,他殷切希望保留古希腊奥林匹克的宗教神圣意义。他的执着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圣火重新燃起。